PL
2694
S57
1659
v.2

增刻商文毅公集卷之二目錄

序

精忠錄序
贈黃進上出宰金谿序
贈嚴郡太守朱公赴任序
贈淳安大尹王君遷御史序
贈淳安徐原一赴任閩藩序
蜀阜徐氏族譜序
較峯先生文集序
重刊盛唐律詩體格序

素王紀事序
題葉叅政八城社學詩序
贈南京監察御史張鳴玉序
贈吳方伯序
贈左侍御歸省先塋序
一閑軒詩序
瑞蓮詩序
琴堂三美序
六元文會序
贈王司訓南京武學序

商文毅公集卷之二

後學關東張一魁編輯
姚江胡景新
衛源赫有聞　校
庠生徐允芳
呉人徵
八世孫商民宗
僣弟商民宰　仝校

序

精忠録序

宋中興良將鄂國公岳武穆王以鋭志恢復中原爲權奸所忌死於獄舉世寃之錢塘舊有廟祀實王瘞地而相之湯陰王故鄉廟祀缺焉　皇上即位初令僉都御史徐有

貞以翰林侍講出鎮湯陰間以立廟意諷其士庶時學諭
袁純欣然請倡爲之越明年廟成　勅賜額精忠命有司
春秋致祭定爲例純復慮無以昭遠乃輯廟祀事始末及
士大夫悼王所爲詩文類次成編題曰精忠録暨入　朝爲
監察御史持以示予因請序予過錢塘嘗拜王祠墓及觀
所謂褒忠録知王之忠義至我　朝始益顯自至是廟祀
載嚴枌榆有光而精忠之録又繼褒忠録以傳則王之忠
義真可與日月爭光雖庸人孺子皆知起而慕之矧縉紳
之徒儋人之爵而食人之禄者哉其爲世教之助大矣王
之忠義具載史傳及廟碑兹不復述

贈黄進士出宰金谿序

新安黄生華實夫舉成化辛丑進士觀任烏臺未幾授江右金谿令便道過予言別予告之曰進士科目之英也邑令斯民之表也以子之才得之固若甚易然視之果重耶輕耶實夫拱而言曰華不敏敢不視以爲重予曰然旣知其重當思所以盡其重可也我　國家取士非一途而進士之科爲最所以求非常之才責以非常之功以輔成雍熙泰和之治洪武至今百有餘年　聖聖相承率用此道其爲重也審矣夫以進士而授之以令自常情言之孰不以爲取之重用之輕耶然不知天下之治實始於邑令旣

得人則民生遂矣教化行矣彼郡爲藩焉上而 朝廷焉皆受成於此可不勞而治矣其爲重也不亦明甚矣乎且聖賢所言明德新民止至善此修己治人之術王道之大端也而後世儒者論當官之法曰清慎勤是又推衍聖賢之言以爲居官守身之提要者也實夫平昔之所講授在此況窮之所養達之所施茲行往宰大邑可不盡推所學以爲善政善教之本乎必也自清慎勤而砥礪志節以期造乎明德新民止至善之地使美化成於一邑而佳聲播於遠近則超擢重任可計日而待矣良驥之足詎能久淹於百里哉實夫嘗從予游故其行也不以須而以規實夫

起謝曰敬聞命矣敢不夙夜以思以求無負於誨言遂書
以爲別

贈嚴郡太守朱公赴任序

太守受專城之寄有治教之責民生休戚風俗厚薄胥係焉非廉慎無以率人非幹濟無以集事非仁愛無以惠下盡是數者斯賢守哉斯無負於承宣無愧於師帥之任哉昔之爲守者若龔遂若黃霸若文翁其爲郡或盜賊息或戶口增或儒風盛是皆所謂良二千石後人聞而慕之若弗能及夫豈有他道哉亦惟盡其職分之所當爲耳我

朝慎重牧守激勸有道於賢者有旌異之典超擢之令是即漢之璽書勉勵增秩錫金宜乎擁朱轓憑熊軾者皆龔黃文氏其人尚何政教之弗舉民生之弗遂民俗之弗歸

於厚哉嚴郡太守朱公景文世家楊之高郵蚤以明經取
科目歷四川道監察御史出巡遼陽山東雲南所至威愛
並施政績卓異軍民稱頌久而弗置茲者簡在　上心遂
有嚴郡之命士大夫謂公清才勁節宜履臬執憲以繩糾
愆慝弗宜僅處一郡是固爲知公矣然古稱一郡得人則
一郡之民安夫民安其本也以今天下分爲百三十八郡
使爲郡者皆朱公其人則天下之民無有不安矣天下之
民無有不安於是爲　君者可以端拱無爲爲藩者可以
袖手仰成爲縣者可以奉循定矩雖有履臬執憲之賢亦
將何所施其能由是言之爲臬之崇弗如爲郡之專且要

也況澤加於民士之素志以　朱公之廉慎足以有爲幹濟足以集事仁愛足以惠下將見生全休養民生無不遂導廸誨誘民俗無不厚志可施而道可行上下相安彼此相愛審如是也弗尤愈於履臯詵憲之浩無成績者哉噫彼龔黄文氏所以擅大名於天下後世者由此道也且嚴爲浙善郡俗醇事簡素稱易治以　朱公之清才勁節而又濟之慈祥愷悌將所居民懷所去民思雖漢世循吏不得專其美矣予嚴人也方以得　賢守爲喜適中書張君城率交游士徵言爲　朱公贈遂欣然領意若乃郡守入爲公卿今之時猶古之時也　朱公行矣予月望之

贈淳安大尹王君遷御史序

監察御史王君宗銓山西稷山人家世儒業父兄皆儒學官君早以明經擢冠鄉闈登甲申進士筮仕浙淳安令時年二十有六邑人言令年少且稷山去淳安數千里土風民俗未必遽知政務未必遽諳雖甚明敏固應有待也君既視篆即屏去舊嘗趨走公府曰黠隷能以便佞眩惑人是非曰豪胥能以深文輕重人罪狀及減去軍需之以一科十餽遺之以豊爲禮者凡不經之費一切裁省而民以弗擾訢訟在庭虛心詰問據理斷遣而人以弗寃未幾政化通行人心翕然皆曰令誠賢者比云有待何見之淺也

先是邑學頹敝學巽隅有魁星樓勢壓闤闠居民弗戒於火延爇殆盡君募義修建皆煥然一新作興勸勉士風益振三載之間政教兼舉聲稱藉甚已而獻績來 朝預風憲之選問刑半載遂遷浙江道監察御史淳安士夫以君進擢之榮爲喜復以君去邑之速爲戚相與屬予贈言夫以進擢爲喜者多風憲之得真才以去邑爲戚者慮吾民之失賢令皆公義非私情也然御史出按方嶽何啻於一邑入糾愆違何啻於爲令與其徼惠於淳孰若惠於一方乎與其擅名於令孰若名播臺憲乎方今 聖天子愼重風憲進必科名求實學也選必舊任責練達也以王君爲

令聲譽焯焯如是則於振肅憲紀以副　朝廷耳目之寄也何有難然此儒者之效也家學有自也存心之正操行之潔也與時功業之遠且大可由此而卜之矣彼有名浮於實行不掩言者心術弗正事皆失實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而欲政務之立是非之辨蓋戛戛乎其難矣噫王君其賢乎哉

贈淳安徐原一赴任閩藩序

閩藩重鎮也參政重任也居重鎮而當重任非宏才奥學髙識遠見之士曷足以勝之此天官進擬必惟其人 朝廷簡注必惟其賢良有以夫兵部職方郎中徐君原一超拜閩藩參政奉 勅戒行同鄉士夫相率徵予贈言徐氏世家淳邑之蜀阜原一舉天順丁丑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三載政績顯著蒙 推恩及其二親成化丙戌陞本司郎中戊子以內艱去服闋改武庫甫及朞大司馬等具疏言部屬諸司惟職方爲劇蓋邊務攸繫萬一處置失當利害有弗可言卽今南北多事文移旁午郎中徐某可任於

是復有職方之擢原一疏通清慎籌度邊情動中機要非惟大司馬諸人深加倚重　上亦知其才而信任之茲者閩藩缺叅政職當巡視海道僉謂閩之爲鎮所以控制諸蕃而海道有防所以潛消奸宄必得素諳邊務如徐職方者始克勝任由是天官具名以進　上遂簡注之雖然士患無學術學術既精顧何施弗可原一早以春秋之學馳聲士林而取甲科躋膴仕雖公務倥偬之餘手不釋卷用能槩觀古今擴充聞見遇事之來如燭照數計隨所處而皆宜亦其理哉去是而當一面之寄正是君子得志行道之日得不思所以弘建事功以上副　聖天子簡任之意

下副士大夫期待之心乎人有恒言有大涵養必有大抱負有大抱負者必有大設施予於原一有望焉原一勉旃將來晉陟崇峻予又當序以賀之

蜀阜徐氏族譜序

蜀阜徐氏遷自龍丘丘故有偃王廟邑多徐姓皆偃王後因立廟祀之唐開元元和中徐氏有相屬爲刺史者累加修建昌黎韓子碑文備之矣閩藩叅政徐貫原一蜀阜賢子孫也間以所修族譜來徵予序按原一十二世祖宣先居龍丘沙溪宋宣和間嘗過淳安樂蜀阜山水之勝遂徙家焉宣生澤澤生班舉鄉薦仕爲松陽令班生正甫義甫義甫舉進士仕爲黃州司戶叅軍留家於黃正甫曾孫逢桂慨宋季之亂室燬於兵譜牒弗存將來世系無所稽考乃斷自見聞所及以宣爲蜀阜始祖著爲圖譜以示後人

逄桂四世孫士恭以子鑑貴贈戶科給事中士威以子貫
貴封兵部郎中士威又自逄桂以下續而書之於是原一
得有所據參諸見聞質諸故老傳考載籍重加纂修然後
畧遠詳近之圖系以明尊祖敬宗之大義斯備自宣而下
生婚卒葬粲然可稽尊卑昭穆秩然不紊而復重之以規
戒之語貽謀之意遠矣備錄夫　誥勅之文圖報之心切
矣併載夫誌銘表碣先世潛德愈有光矣噫徐氏族譜茲
其爲全書也歟予聞蜀阜徐氏世有令德姑舉近時言之
如士恭士威忠厚老成鄉稱長者是以篤生令子鑑舉庚
辰進士爲廣東參議貫舉丁丑進士累遷今職功名事業

皆未可量其餘讀書志科第者未易數計　徐氏之盛孰可以涯涘測之乎後之人能體前人之志以仁義爲立身之本以孝弟爲齊家之要則慶澤綿延雖百世猶一日詩曰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予深有望焉其勗之哉

皷峯先生文集序

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言君子之道修於己而用舍以之故伊尹弗遇成湯終於莘野之耕夫太公弗遇文王卒於渭濱之釣叟而孔孟所以授徒講道開示來世者非素志也宋皷峯先生學聖賢之學期以行聖賢之道制科首選才猷已槩見矣自是而入叅法從可也進秉鈞軸可也而乃使之低回於郡僚中位不副其名而才弗竟其施遂使致君澤民之術徒見於書疏文字之間夫然後浩然而歸與一二同志舉聖賢之道講而明之以詔示方來此石峽書院

之名所爲與洙泗同傳於悠久也歟予生也晩素勤想慕徃歲家食時嘗敬造石峽山中追尋先生遺蹤而斷煙落日惟見殘碑數片欹斜於芳草之間而已茲先生裔孫淵膺貢來　京偕其姪兵科給事中輔持方先生遺文見示俾爲之序噫先生之文如烈日秋霜類其爲人覽者嘗自有得奚俟予言特以用世之志有未盡遂人罔無能知者此予之言所以不容已也先生姓方氏諱逄辰字君錫別號蛟峯世家嚴之淳安擢理宗朝進士累官吏部侍郎禮部尚書階中奉大夫爵淳安縣開國男而其職止於修撰而已先生所著有孝經章句易外傳圖說尚書中庸大學

釋傳名物蒙求諸書是皆文集所未載者黃文獻公晉卿撰先生阡表有曰公之道雖不行於當時而其學有以傳於後世眞名言云

重刊盛唐律詩體格序

盛唐律詩體格一編予得之少保高先生一日因論詩出此見示曰是編於唐律體格論之甚詳取之甚精深有益於學者且其人實予之鄉先輩也予受而閱之其人蓋愚泉先生云先生姓方氏諱道叡字以愚別號愚泉宋進士第一人醆峯先生曾孫世居淳安邑東以春秋登前元至順庚午進士歷官翰林國史院編修平生制作甚富君子謂先生自弱冠決科歷任內外時方承平故其詩夷愉雅麗中歲遭亂棄官流落暮年兩起弗就卒皦然完其素以歸故其時愁思幽耿悲歌慨慷又謂其出入陶謝李杜高

岑王孟韋柳元白之間視時虞楊范揚諸人未肯多讓噫先生之詩若是其有得於此編者蓋多矣先生遠孫輔以書經擢進士第任兵科給事中聞之欣然求録將重鋟諸梓以傳因屬予序之

素王紀事序

素王紀事一帙首世系次小像又次降誕之祥生質之異又次之歷代封謚而備録制誥之文古今廟祀而詳其禮樂之數與夫群賢配從年譜履歴闕里山川靡不悉載而以紫陽楊奐所述東遊記終焉宣聖出處大畧見於此書蓋開封太守西蜀黄璿公瑾之所輯録嚴郡通守太原傳汝楫之所校正者也汝楫將録梓以傳屬予爲序竊惟天生夫子使之繼往聖而開來學其道備於學庸語孟之四書其功著於易書詩禮樂春秋之六經是蓋學者之所共知若乃當時出處之詳後來追崇之盛散見於傳記與時

王之載籍學者或有所未知此紀事之所爲有便於觀覽也歟學者先求之是書知夫子之爲夫子又進而求之四書六經而知夫子之所以爲夫子則庶幾無愧於爲夫子之徒不然是猶終日戴天而不知天之高履地而不知地之厚其不爲妄庸之歸也幾希矣予不斂僭序此以爲同志之士勗

題葉叅政八城社學詩序

八城社學詩八首協贊軍務叅政葉公所賦也八城皆𫔭外曰西關曰獨石曰馬營曰雲州曰東莊曰赤城曰鵰鶚曰長安城各有學盖叅政請之於朝廷建立者也叅政既請立八城社學復各賦詩一以見意上以須 朝家崇文之盛下以爲諸生勤學之勸其用心至矣八城本朔方地武衞之設盖以控制胡域宜若無俟於學然而學校者固結人心之本使學校弗立則詩書之道廢利欲之心熾雖有高城深池誰與爲守前者巳巳之秋其事可監巳叅政協贊之暇而汲汲於社學之建盖欲以詩書爲甲冑以禮

義爲干櫓使夫尊君親上之義耶然於人心而戰勝攻取之術無煩於督勸然後閫外之寄始爲無負也已孟子有言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噫叅政興學之意其殆此意乎雖然此固以人心爲制敵之本然而文教既修則遠人自服昔禹征有苗弗格於奉辭伐罪之日而格於干羽兩階之後尤以見文德之有益於人而武備之弗足徒恃也叅政之詩有行見三苗入覲來之句豈非其所志者大耶鄉友洪文綱教西關學間錄八城詩求題因爲識此叅政名盛字與中姑蘇人与予同舉進士文學政事蓋同年中之傑然者云

贈南京監察御史張鳴玉序

古之君子不以未達而卑已達而驕者以其志之有定也志所以帥氣者也充之則睟面盎背達之則塞乎宇宙志旣定矣其視身外之物不啻毫末耳孟子曰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此之謂大丈夫故顏子居貧不改其樂曾子歌聲若出金石夫子許之而子貢旣仕結駟連騎馳騁於諸侯則譏之吾徒學聖賢之學固宜志聖賢之志彼有戚戚於窮而汲汲於達者庸非其志之未定耶武林張君鳴玉有志之士也早歲游郡庠受書經習舉子業心非不顓也而勢或撓之學非不勤也而事或沮之而其志則確乎

有定也屢舉於鄉久之始獲登名薦書兩試春闈弗利則退以修厥業曰我學未至耳而其志蓋卓乎弗變也其交際也於士之賢者敬之友之或從而師之巖巖者雖貴爲大夫弗一接也此其志蓋不以身之窮達爲欣戚而以學之講不講爲欣戚不以位之崇卑爲趨舍而以人之善不善爲趨舍其過於人遠矣玆者以選爲監察御史將試政南京其歛然自視猶前日也而士之交於鳴玉者乃爲榮之而鳴玉則曰御史非榮也惟稱其職斯榮焉弗稱職忝莫甚矣蓋鳴玉自爲學官弟子員至領鄉薦入大學拜今官其間事有適意弗適意一以義處之弗隨俗變移其心

豈非志之有定者耶士之志惟弗豫定故一失則卑於已
殆無所不爲一得則驕於人亦無所不至如前之任御史
氣盈志滿以自取詘辱其事可鑑也雖然御史　朝廷耳
目所資以導上意達下情以抑强扶弱激濁揚清非至公
不足以服人非至明不足以燭隱而公且明非有志之士
曷足以語此予與鳴玉交最久知其爲有志之士也知其
不以未達而卑已達而驕者也知其至公且明足以盡風
憲之職而無愧者也於其行特序以贈之

贈吳方伯序

聖明奉天圖治內設六部外設布政司體統相承綱紀不紊所資以宣播德意惠安黎元之道無出於此書曰六卿分職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其此意乎是故今之左右布政即古所謂牧伯也其秩與六卿等耳而委任責成尤繁且劇焉何則摽屬吏予奪之柄總錢穀出納之令與夫學校尺籍之司刑辟工技之掌凡六卿之所分治者何莫非布政之所兼治乎此則布政之所為重而選之必精任之必專者有以也湖廣右布政使吳君尚忠世家浙之錢塘早舉明經擢進士歷冬官主事郎中遷四川貴州叅政而至

今官 命下逾月君以前參政慶賀 聖節來京竣事遂
拜 新命而行交游士夫相與徵言為贈夫布政視六卿
非宏才偉器素有德望者 朝廷弗以輕授吳君學識超
卓駁歷中外聲稱燁燁用是廷譽縉紳受知 當宁薦躋
崇峻非偶然已去是而當一面之寄政令所自出治忽所
由係非如郎官之可以稟其成於卿佐參政之可以諉其
責於長僚得不思所以懋建勳庸以仰副 聖天子委託
之重乎書曰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夫
為士而能端其心正其身於化民成俗也何有吳君窮經
學古立志遠大固可與語此將來功業益著名位益顯於斯予言有徵焉其勉之哉

贈左侍御歸省先塋序

士君子不以名位縈其心而毅然於去就之際者此必有以知所重也天下之至重者莫如君與親而吾所當致力者莫大於忠與孝二者不可偏廢也重於此而輕於彼急其一而緩其一豈臣子之心哉噫天下事固有難於兼盡者矣君子盍亦揆諸時耶時但可以言忠也雖緩於親以全吾忠可也時苟可以言孝也雖白於君以伸吾孝亦可也彼其時有可爲而溺於利祿而忽焉忘其所重者果何心耶若侍御左君周䍦殆所謂不以名位縈其心而能知所重者哉君江右永新人起家進士高第拜今官其立朝

也以謇諤自許累疏言國家事皆切於利害　上方欲倚任之而君乃懇章乞歸省其先塋以常情觀之諫行言聽可由此而釣聲名媒利祿是未可去也而君獨念夫二親之塋寒暑屢易荆棘莽然狐兎之跡交迫而不思以展吾祭掃之誠是忘其親也矧夫四方無虞群賢在位顧一身之進退於安危乎曷係而可安於祿食而忘其親哉君既遂所請即卜日戒行其同官諸公相與徵言為贈嗟乎履春秋雨露而興怵惕悽愴之心者仁人孝子之心即忠之心也而世有忘衷匿情以僥倖於富貴而邈然不知所重者獨何心哉傳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豈有舍孝而可

以言忠乎君去是無專於爲孝而益求以盡其忠則名位
之崇高有不期而得者矣予重諸公請而嘉君之能知所
重也於是乎序以贈之

一閑軒詩序

水邊歸去一閑人此唐人詩也說者謂是詩亦徒於言耳蓋搬非決於歸而果於閑者觀其所謂早晚粗酬心事了可見矣夫欲心事之了則何時可歸亦何時可閑是以君子必貴於學學則明理明理則內重而外輕進禮而退義天地間復有何物足以介吾懷抱哉此予於陶氏一閑之軒有取焉陶爲絳世家陶君文衡早以明經舉進士歷官行人遷禮部員外陞陝西布參議年甫六十即致其政而歸而其歸也悉以家事付之於子徜徉里閭優游自適心靜情怡澹然無營又以家居喧雜乃即學宮之旁闢地築

基爲軒數楹植花引泉庋經貯史以爲游息之所扁其楣曰一閑於暇之詩取其言弗蹈其迹是眞一閑也已縉紳大夫既爲咏歌其美而君之子璽復以序來屬予予與君同舉進士年亦幾於六十未能如君之去聞一閑之說寧不欣然有感於中乎夫閑有二有身閑有心閑辭軒冕之榮據林泉之安此身閑也脫畧勢利超然物表此心閑也唐僧靈澈有云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由是言之當時身閑者且少況心閑乎陶君年未耄老翩然來歸身既閑矣而心亦休休焉若無預於世者豈非高出於前人者哉雖然陶君之閑有自來矣蓋君素謹厚素安分

守此心之閑固已預定於居官之時則身閑心閑得不兼全於歸休之日乎且君之諸子皆英偉雋爽珪瓚琮善於裕蠱璽擢甲申進士任戶部主事琰舉辛卯解魁俟次春闈其功業皆未可量家政有託宦學相繼君雖欲弗閑其可得乎語曰有子萬事足此身閑之本心閑之效也用并是爲一閑軒詩序

瑞蓮詩序

大凡物不常有於天下者謂之瑞木連理芝五色禾九穗麥两岐皆瑞也具載於古史人聞而知之若蓮之爲瑞獨有於今世人見而知之聞於古見於今又可謂世之果無瑞也耶貴溪有逸士吳君貴昌富而好禮濟人利物之心孜孜無怠而尤耽嗜花卉嘗築室於所居之傍面山鑿池引流種蓮其寬廣可數丈每歲花時輿一二賓朋鼓琴酌酒徜徉其中正統庚申孟夏之月蓮花盛開大者如斗其中一莖二葩者一並秀連芳清香可掬觀者嘖嘖謂花中之瑞古所未聞非吳君積善之深何以致此台郡太守周

公旭鑑亦貴溪人與吳君爲姻婭於是率諸縉紳士夫賦詩以歌其美復同進士徐君彬來徵序以引之夫蓮爲花之君子者以其中通外直不蔓不淄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而未嘗見其兩葩之異也今吳君之蓮有此得非瑞之大者乎雖然瑞不在物而在於德德者致瑞之本也吳君周人之貧窮濟人之患難孜孜矻矻久而不衰其德誠厚然和氣致祥而嘉瑞應焉亦理之所必有而無足疑者苐惧夫修德之心或替則向之瑞者乃所以爲異吳君果能慎終如始而無自憐之心吾見室家康强而子孫逢吉兩葩之蓮將與連理五色九穗兩岐之瑞並傳於悠久書曰

作善降之百祥豈特遵之為瑞而已哉予既重徐君請又嘉太守能與人為善也於是乎言

琴堂三美序

琴堂三美美善政也建德尹鄒君公輔善政多矣未易以二稱之也邑庠師生見其聽事前植物動物之美有三而因以美其政焉謂政之善致物之美物之美見政之善形諸咏嘆播諸聲音一時縉紳大夫聞而嘉之更唱迭和不一而足此琴堂三美之詩所由作也連篇累什既已筆之於冊而衆復來徵予言弁諸首簡欲以申其美善之實而傳信於人人也鄒君嘗塗名家由進士起身尹茲大邑甫及再朞而政通人和頌聲交作夫物得氣之先者和氣所感物美斯應是故枯桂復榮一美也鵲巢鳩居二美也一

哺三雛三美也物不自美和氣所鍾也氣不自和善政所致也鄒君何以得此善政得此休美得此稱謂於士夫之間哉蓋其天資明敏加以學問之功操存廉介守以果銳之志於凡抑强扶弱除奸革弊義所當爲者一不顧利害而爲之盡心焉是以令行禁止豪强攝服田里無愁嘆之聲閭閻絕爭鬬之俗而且孜孜焉敦學勸農均賦息訟期于休養教訓與民更化所謂治官事如家事者也夫氣由人和物以氣感三美之應豈偶然哉雖然君之善政藩臬稱之守鎮之臣稱之邑人稱之鄰封士夫稱之令聞令譽固已達於上下播於遠迩何俟乎三美而後見哉特以物無

心而人有心有心者之言之可信不若無心者之美之可驗也不然魯恭之令中牟豈無善政可稱何獨見信於三異哉鄒君年富志鋭功名事業進於遠大未可量也予因三美之詩序之以爲異日徵云

六元文會序

六元皆浙士皆浙闈解魁皆仕於朝寓於京師成化庚寅仲冬二日胥會於洗馬楊公維新所六元謂亞卿范公冢宰姚公維新暨予暨太學友盧君楷維新弟守阯先是維新折簡相招謂是日恭遇　萬壽聖節行慶　賀禮畢當得暇至期退自　內朝皆如約而至維新設席具酒殽率弟侍御守隨及守阯迎迓甚恭至即就坐次序以齒司寇陸公維新鄉舊也主其席籩豆豐潔觴酌循行勸酬禮勤情意歡洽司寇言曰此六元文會也盛事難逢不可無述冢宰遂口占一絶有四十年來六解元之句諸公皆分韻

賦詩退俾予序亞卿舉宣德乙酉鄉薦至是已四十年故冢宰詩有云然四十年當十四舉解元十四人曰六元者以一時聚會言之其他或外任或家居弗暨及也夫所爲元非必學盡優於人以一時偶然舉首人或謂爲難故異之維新此會非異之也以名之同也名同而道同道同則文會之設豈徒宴飲之樂而已哉士君子讀書求道將以行之也科目行道之階耳茍道之不行科目何賴焉予輩皆仕有官職二上舍行將聯甲科升朝署六人幸相與以道自勉爲　上爲德爲下爲民隨事盡誠力圖報稱以期無負　國家教育之恩無負科目掄選之功審如是則予

維新此會與司寇之所稱謂庶乎無愧矣六人出四郡亞卿天台冢宰與予嚴陵維新守趾寧波盧金華兄弟解元前此两浙未有有之[illegible][illegible]楊氏始人尤以爲難云

贈王司訓南京武學序

國家方注意武備京師及天下皆設武學集期門羽林之賢子弟而群牧之而慎擇通儒之有矩度者爲之師以啟廸而造就之朝夕揖讓之餘相與講明夫聖經賢傳所載嘉言善行及孫吳二子司馬法唐太宗李衛公問對尉繚子三畧六韜諸法以求古人所謂智信勇嚴之道以涵養其心而擴充其志使異日推而用之以爲禦侮安民之具非細故也然則任啟廸造就之責者不尤難乎其人耶武林王君天與由乙科進士筮仕江右縣訓導未幾以憂去服闋改授南京之武學仍舊職奉牒戒行李就途其親友

駕部郎中蔣君廷振屬予贈言或謂武不必教且養也良平信布何嘗以學是未知創業守成其道有異方天造草昧之際家自爲學人自爲師凡有志之士未始不以武自衛一旦舉而用之皆全才也此良平信布所以擅勳業于一代者有以哉若乃國家閒暇無恃於武則雖綺紈之子亦投戈講學以求爲詩書禮樂之歸當是時而非設學以教之則所謂武者不幾於怠弛乎昔成周盛時而周召二公拳拳以克詰戎兵張皇六師爲其君告者良有以也方今　聖天子運撫中興右文崇武京師天下根本而武學之設所以爲儲養異才之地而王君以文儒爲其師而任

夫訓廸造就之責當何如而盡其道哉且古人之所謂武不專於擊刺騎射有道義焉故曰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民之善又曰凡制國治軍必制之以禮勵之以義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又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聖賢之所謂教蓋尊君親上廉耻禮義之外無他道也王君以古人之教而爲教則異日將帥之才胥此焉出之爲國家禦侮安民其功不亦大哉王君器識宏遠罔非止於教戢者然聲譽之美祿秩之崇未必不由此進之也尚勉之哉